新质生产力赋能河南省高质量就业机制与路径

张素君，赵国党

（许昌学院商学院，许昌 461000）

摘要：基于2014—2023年河南省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新质生产力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对高质量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赋能效应；运用替换解释变量法和调整样本期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依然成立；技术创新在该过程中发挥关键的中介传导作用，同时，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就业效应存在明显的异质性，2014—2018年及豫西豫北地区表现更为突出。基于研究发现，提出系统培育新质生产力，强化技术创新的中介传导作用，协同发挥政府、产业与消费的支撑作用，实施区域差异化发展战略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就业；熵权法；中介效应；固定效应模型

中图分类号：F249.2；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807(2026)09－0180－08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引擎与新动能。河南正面临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时期。一方面，新质生产力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它以内生需求驱动产业结构实现系统性更替，也必然伴随着对传统落后产能的系统性替代与淘汰。另一方面，当前河南在产业全面升级过程中将难以避免地受到“黑灯工厂”“机器换人”等“创造性破坏”效应的影响。与此同时，也将会面临去技能化带来的就业影响。失业问题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显得尤为关键，它不仅关系到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社会的稳定，还直接影响创新动力和经济发展的质量。因此，在探索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导向下，如何协调技术迭代与高质量就业之间关系，是河南省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共同富裕、就业为先。就业是民生之本，居于“十四五”时期“六稳”“六保”工作之首。进一步厘清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就业的价值意蕴、逻辑理路、实践路径，有利于促进河南高质量就业，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河南智慧。

新质生产力通过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了新的动力源泉[1]。从宏观作用看，杨昊月 和陈力[2]指出，新质生产力为就业的高效性、稳定性、平衡性、发展性和丰富性提供了新动力。从内在机制剖析，其发展通过扩大生产规模、优化产业结构与提升人力资本等路径，有效促进了就业规模、结构与质量的协同提升。新质生产力不仅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更通过为就业注入高效性、稳定性、平衡性、发展性与丰富性，从而全面提升就业质量[3]。李鑫[4]从人民至上、机会公平和量质协同3个层面阐述了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充分就业带来的发展机遇。刘凤义等[5]则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认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就业的重要思路之一。

为验证上述理论，部分研究通过构建理论框架并利用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基准回归分析普遍证实，新质生产力对劳动力高质量就业与充分就业存在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6]。

有学者研究了多元化的传导路径：一方面，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通过提升新质生产力水平，间接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且高水平对外开放会增强这一促进作用[7]；另一方面，工业机器人应用作为典型技术渗透，可通过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进而有效促进劳动力高质量就业[8]；此外，经济内循环与外循环也在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就业之间发挥关键的中介通道作用[9]。

还有学者关注二者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测算了两者的耦合协调度。研究发现，全国层面新质生

收稿日期：2025-11-25

基金项目：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252400410264)；许昌学院科研反哺教学项目(2025FB013)；许昌学院科研项目(2025YB036)

作者简介：张素君(1983—)，女，河南漯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保护、科技创新与公共政策管理；通信作者赵国党(1966—)，男，河南南阳人，硕士，教授，研究方向为环境治理与产业发展。

产力与高质量就业的耦合协调度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全国及省域层面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就业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稳步上升趋势,然而,其空间分异特征极为显著,普遍呈现“东高西低”的梯度格局,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最高且已进入初级协调发展阶段,而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则相对滞后[10-11]。

现有研究成果可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参考,但忽略了新质生产力对就业可能存在的非线性特征效应或曲线关系,此外,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全国层面,对河南省的具体机制缺乏针对性探讨。基于此,现引入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新质生产力对河南省高质量就业的影响,探究新质生产力赋能河南省高质量就业的根本动力。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直接效应

高质量就业既要实现就业数量的合理增长,又需推进就业质量提升,反映了劳动力要素与生产资料之间动态适配关系的深化发展。新质生产力整合了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与新型劳动对象3大要素协同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就业的重要路径。其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①新质生产力通过提升劳动者素质促进高质量就业。新型劳动者凭借其持续学习能力、创新思维和数字化素养,能够更精准地匹配岗位需求。②新质生产力借力新型劳动资料扩大就业数量和规模,如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智能装备的应用,创造平台就业、远程协作等多元就业形态,扩大了就业市场的容纳能力。③新质生产力依托创新要素拓展高质量就业空间。新型劳动对象如数据要素、绿色能源、生物技术等,催生了大批高技能、高附加值的新兴就业岗位,带动了整个就业体系向更高质量方向发展。依据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新质生产力对高质量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赋能效应。

1.2 间接效应

新质生产力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基础条件,技术创新作为关键中介传导机制,推动了高质量就业的实现。①技术创新催生新的高质量就业领域。技术创新催生新的产业部门,如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这些新领域创造了大量高技能、高报酬的研发类、应用类岗位,优化了就业结构。②技术创新提升既有岗位的就业质量。先进技术的应用促使传统岗位的工作内容向知识密集型转变,解放了劳动力,转向更具创造性的设备维护、流程优化和系统管理工作,提升了劳动者工作的技术含量与价值回报。③技术创新改善就业市场的配置效率。大数据、智能匹配平台等技术的应用提高了劳动力市场的透明度和匹配精度,使劳动者能够更快速地找到适合其人力资本的优质岗位。因此,新质生产力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这一中介路径,即扩大了就业容量,又提升了就业质量,实现了高质量就业。依据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新质生产力可以显著提升技术创新水平进而促进高质量就业。

2 研究设计

2.1 模型构建

为检验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就业影响及作用机制,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Emp_{it}=\alpha_0+\alpha_1 Nqp_{it}+\sum_{n=2}^{5}\alpha_n cont_{nit}+\mu_i+\nu_t+\varepsilon_{it} \quad (1)$$

式中:Emp_{it}为i地级市t年的高质量就业;Nqp_{it}为i地级市t年的新质生产力;$cont_{nit}$为相关控制变量;μ_i为地级市固定效应;ν_t为时间固定效应;ε_{it}为随机扰动项;i为地级市;t为时间;α_0为常数项;α_1、α_n为系数。

为了探究技术创新水平的中介作用,在式(1)的基础上,构建如下中介模型:

$$TINV_{it}=\beta_0+\beta_1 Nqp_{it}+\sum_{n=2}^{5}\beta_n cont_{nit}+\mu_i+\nu_t+\varepsilon_{it} \quad (2)$$

$$Emp_{it}=\gamma_0+\gamma_1 Nqp_{it}+\gamma_2 TINV_{it}+\sum_{n=3}^{6}\gamma_n cont_{nit}+\mu_i+\nu_t+\varepsilon_{it} \quad (3)$$

式中:$TINV_{it}$为i地级市t年技术创新水平;β_0、γ_0为常数项;β_1、β_n、γ_1、γ_2、γ_n为系数。

2.2 变量选取

2.2.1 被解释变量:高质量就业(Emp)

被解释变量为高质量就业,主要参考何苗和任保平[12]、刘松林等[13]的做法,从就业状况、教育水平、劳动报酬、社会保障4个维度构建高质量就业评价指标体系(表1)。

2.2.2 核心解释变量:新质生产力(Nqp)

核心解释变量为新质生产力,参考石淑华等[14]、王子凤和张桂文[15]的做法,构建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表2)。

2.2.3 中介变量:技术创新(TINV)

在实证研究中,关于技术创新指标的选取尚未

表 1　高质量就业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指标属性
就业状况	城镇就业率	%	正向
	城镇失业率	%	负向
	城镇化率	%	正向
	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占比	%	正向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	%	正向
教育水平	普通本专科教育人数占比	%	正向
	人均教育经费	元	正向
	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重	%	正向
	技工学校毕业人数	人	正向
	中等职业学校毕业人数	人	正向
劳动报酬	工资总额占 GDP 的比重	%	正向
	平均工资	元	正向
	平均工资增速	%	正向
社会保障	各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	%	正向
	各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	%	正向
	各市职工工伤保险参保率	%	正向
	各市职工失业保险参保率	%	正向

表 2　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指标属性
新质劳动者	每十万人高等教育平均在校生数	人	正向
	教育经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	%	正向
	R&D 经费投入强度	%	正向
	科研人员占比	%	正向
科技创新力	新产品销售收	万元	正向
	有效发明专利占比	%	正向
	R&D 人员折合全时当量	人年	正向
	企业办科技机构	个	正向
绿色生产力	万元 GDP 能源消耗量	吨标准煤	负向
	环保费支出占比	%	正向
	农村太阳能热水器	万 m^2	正向
数字信息化	移动电话用户	万户	正向
	国际互联网用户	万户	正向
	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创新情况	个	正向
	产业结构合理化	%	正向

形成一致结论。现有研究多采用专利授权数量作为技术创新的衡量指标，但没有考虑人口规模的影响。借鉴文传浩和李汶豫[16]的研究方法，采用“每万人年均专利数量”作为技术创新的衡量指标。经过多次检验，该指标表现出良好的适配性，尤其适宜作为研究的中介变量。基于这一指标，进一步考查技术创新在河南省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就业等相关因素之间的传导机制与作用路径。

2.2.4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PI）、政府干预程度（GOVIN）以及产业结构高级化（ADVIN）。其中政府干预程度是指财政收入在当年 GDP 中的占比，产业结构高级化以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产值之比对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行测度。

2.3　数据来源及处理

主要数据均来源于《河南省统计年鉴》，选取河南省 18 个地市在 2014—2023 年这 10 年间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共计获取 180 个样本数据，涵盖了河南省不同地区、不同年份的关键信息。对于个别变量的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全。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 3。

表 3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就业质量	180	0.302	0.112	0.147	0.764
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	180	0.196	0.104	0.066	0.682
居民消费指数	180	101.508	0.881	99.400	103.200
政府干预	180	0.068	0.016	0.043	0.129
产业结构高级化	180	0.944	0.308	0.341	1.897
技术创新	180	2.792	2.466	0.064	12.353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河南省高质量就业测度结果分析

运用熵值法对河南省高质量就业的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得出河南省各地市每年的综合得分，见表 4。

由表 4 可知，全省均值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从 2014 年的 0.227 升至 2023 年的 0.343，年均增长率约 4.68%。这充分表明河南省在促进高质量就业方面取得初步成效，就业结构、收入水平、社会保障等方面有所改善。同时也存在阶段性波动，如 2020—2021 年多数城市得分跃升，可能与政策扶持、加大就业帮扶相关。郑州始终位居首位，2023 年得分 0.736，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体现出省会城市在产业结构、人才集聚、政策资源方面的优势。紧随其后的分别是济源、洛阳、新乡以及平顶山等市，它们具有较好的工业基础，政策支持力度大，与郑州市形成高值集聚区，波动小，抗风险能力强。而开封、安阳、鹤壁、信阳等多数城市处于中等发展水平，发展具有一定波动性，受政策与外部环境影响显著，某些年份跃升，但后续回落，稳定性不足。周口和商丘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导，就业质量提升缓慢，形成“低质就业连片区”。

3.2　河南省新质生产力测度结果分析

从表 5 可得，全省均值从 2014 年的 0.151 上升至 2023 年的 0.240，年均增长率为 5.3%。全省均值实现整体增长，尤其是在 2020 年之后，增速有所加快。表明河南省在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产业升级等方面取得进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初见成效。郑州 2023 年达 0.682，远超其他城

表 4　2014—2023 年河南省各市高质量就业综合评价得分

城市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郑州	0.581	0.591	0.634	0.653	0.672	0.699	0.716	0.764	0.762	0.736
开封	0.227	0.245	0.261	0.316	0.319	0.279	0.343	0.376	0.302	0.311
洛阳	0.232	0.215	0.241	0.270	0.306	0.322	0.390	0.392	0.395	0.365
平顶山	0.203	0.198	0.200	0.265	0.316	0.309	0.361	0.386	0.305	0.330
安阳	0.185	0.176	0.199	0.240	0.297	0.275	0.348	0.350	0.299	0.311
鹤壁	0.200	0.239	0.218	0.318	0.321	0.299	0.328	0.339	0.356	0.327
新乡	0.237	0.238	0.222	0.261	0.304	0.298	0.326	0.336	0.369	0.368
焦作	0.206	0.196	0.197	0.244	0.292	0.270	0.325	0.365	0.313	0.337
濮阳	0.177	0.177	0.179	0.256	0.321	0.313	0.338	0.345	0.327	0.333
许昌	0.187	0.169	0.175	0.214	0.240	0.251	0.285	0.300	0.294	0.276
漯河	0.214	0.204	0.204	0.258	0.294	0.305	0.303	0.343	0.273	0.279
三门峡	0.222	0.224	0.213	0.346	0.305	0.332	0.361	0.381	0.294	0.320
南阳	0.203	0.184	0.199	0.273	0.274	0.270	0.330	0.327	0.337	0.314
商丘	0.188	0.179	0.177	0.231	0.246	0.248	0.251	0.275	0.291	0.252
信阳	0.221	0.208	0.221	0.280	0.308	0.299	0.355	0.346	0.348	0.307
周口	0.147	0.175	0.161	0.196	0.233	0.224	0.280	0.295	0.295	0.274
驻马店	0.197	0.191	0.198	0.245	0.307	0.290	0.339	0.321	0.321	0.292
济源	0.259	0.244	0.254	0.297	0.335	0.346	0.397	0.454	0.477	0.436
均值	0.227	0.225	0.231	0.287	0.316	0.313	0.354	0.372	0.353	0.343

表 5　2014—2023 年河南省各市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得分

城市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郑州	0.428	0.483	0.496	0.490	0.551	0.542	0.553	0.592	0.676	0.682
开封	0.121	0.126	0.125	0.136	0.155	0.144	0.157	0.175	0.191	0.166
洛阳	0.183	0.209	0.228	0.250	0.276	0.309	0.324	0.346	0.390	0.367
平顶山	0.155	0.162	0.162	0.168	0.194	0.205	0.221	0.220	0.208	0.178
安阳	0.161	0.158	0.165	0.146	0.157	0.194	0.202	0.201	0.207	0.215
鹤壁	0.066	0.119	0.102	0.190	0.136	0.141	0.140	0.136	0.129	0.149
新乡	0.193	0.208	0.210	0.189	0.215	0.234	0.228	0.244	0.248	0.266
焦作	0.166	0.176	0.192	0.190	0.206	0.212	0.210	0.196	0.253	0.282
濮阳	0.107	0.108	0.130	0.137	0.150	0.163	0.176	0.156	0.154	0.158
许昌	0.149	0.145	0.177	0.175	0.178	0.179	0.193	0.229	0.234	0.189
漯河	0.080	0.076	0.078	0.105	0.103	0.106	0.129	0.155	0.154	0.152
三门峡	0.101	0.108	0.126	0.128	0.118	0.120	0.129	0.128	0.138	0.151
南阳	0.204	0.218	0.238	0.207	0.235	0.251	0.253	0.316	0.354	0.371
商丘	0.133	0.129	0.137	0.152	0.168	0.170	0.177	0.193	0.186	0.155
信阳	0.101	0.112	0.115	0.109	0.163	0.152	0.150	0.158	0.154	0.153
周口	0.124	0.134	0.139	0.129	0.167	0.167	0.165	0.161	0.190	0.247
驻马店	0.109	0.124	0.119	0.122	0.151	0.163	0.188	0.180	0.206	0.209
济源	0.144	0.131	0.136	0.153	0.167	0.160	0.191	0.175	0.182	0.231
均值	0.151	0.163	0.171	0.176	0.194	0.201	0.210	0.220	0.236	0.240

市,体现其作为国家中心地级市的创新引领地位。郑州在多项维度上领先,说明指标体系对综合创新能力和产业高度化权重较高。洛阳、南阳等副中心地级市逐步崛起,2023 年分别为 0.367 和 0.371,形成第 2 梯队,南阳表现突出,因其在绿色转型或区域创新中心建设方面成效显著。郑州-洛阳-南阳形成“中轴牵引”。新乡与焦作等传统工业地级市在新质转型中表现中等,多数区域仍处于低位(<0.20),如开封、漯河、信阳等,新质生产力基础薄弱。部分地级市如鹤壁、平顶山等出现阶段性回落,反映其产业结构单一或转型困难。

3.3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通过 F 检验和 Hausman 检验来确定选择何种效应模型,结果见表 6。

通过模型整体显著性分析可以看出,$F=79.331$,对应 $P=0.000$,表明模型整体高度显著,所有解释变量联合对“就业质量”具有强解释力。$R^2=0.716$,说明模型解释了就业质量变异的 71.6%,拟合优度较高,模型设定合理。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系数为 0.387,且在 1% 水平上显著($P=0.001$),

表 6　*F* 检验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t*	*P*	95%置信区间	显著性
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	0.387	0.119	3.24	0.001	[0.151,0.622]	***
居民消费指数	0.011	0.003	3.78	0.000	[0.005,0.017]	***
政府干预	1.204	0.405	2.97	0.003	[0.404,2.005]	***
产业结构高级化	0.085	0.017	4.94	0.000	[0.051,0.118]	***
技术创新	0.014	0.003	4.85	0.000	[0.008,0.019]	***
常数项	−1.106	0.307	−3.60	0.000	[−1.713,−0.499]	***
Mean dependent var	0.302					
R^2	0.716					
F	79.331					
Akaike crit.(AIC)	−733.054					
SD dependent var	0.112					
样本数	180					
Prob > *F*	0.000					
Bayesian crit.(BIC)	−713.897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下显著。

说明新质生产力每提升 1 个单位，就业质量提升 0.387 单位，验证了新质生产力对高质量就业具有显著赋能作用。AIC = − 733.054，BIC = −713.897，数值较低，说明模型在拟合优度与简洁性之间取得良好平衡，所有变量系数均显著且符号符合理论预期，模型经济意义与统计意义一致，具备较强的解释力与推断基础。

为确定面板数据模型的具体形式，进行豪斯曼检验。卡方统计量的值为 20.12，自由度为 4，对应的 P=0.000 5，小于 0.05 的显著性水平。这表明强烈拒绝“随机效应模型与固定效应模型系数无系统性差异”的原假设，因此，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而非随机效应模型。

通过上述检验，确定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见表 7。列(1)仅核心变量 + 双向固定效应，其系数为 1.137，t=13.694，说明基础效应极强；列(2)加入了居民消费指数，其系数为 1.182，t= 13.764，说明控制消费后效应增强；列(3)加入了政府干预，其系数为 1.193，t = 14.485，说明加入政府干预后仍稳健；列(4)为全模型，加入产业结构高级化，其系数为 0.738，t= 7.281，说明控制所有变量后仍高度显著。从模型分析中可以看出，新质生产力对就业质量始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控制所有变量后，系数仍达 0.738，说明新质生产力每提升 1 个单位，就业质量提升 0.738 个单位。通过列(4)对控制变量的影响进行分析。居民消费指数为 0.010，说明内需拉动就业质量，消费升级作用显著；政府干预指数为 0.813，表明政府支出对就业质量有正向作用，但在控制产业结构后显著性下降；产业结构高级化

表 7　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就业质量	就业质量	就业质量	就业质量
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	1.137***	1.182***	1.193***	0.738***
	(13.694)	(13.764)	(14.485)	(7.281)
居民消费指数		0.007*	0.008**	0.010***
		(1.845)	(2.403)	(3.147)
政府干预			1.737***	0.813*
			(3.867)	(1.915)
产业结构高级化				0.112***
				(6.509)
常数项	0.079***	−0.612	−0.909**	−1.009***
	(4.753)	(−1.633)	(−2.472)	(−3.077)
地级市	Yes	Yes	Yes	Yes
年份	Yes	Yes	Yes	Yes
样本数	180	180	180	180
R^2	0.538	0.548	0.587	0.674
F	187.515	96.860	75.189	81.659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指数为 0.112，揭示产业结构升级是促进就业质量的重要路径。全模型 R^2 达 0.674，说明模型解释了就业质量变异的 67.4%，基础模型解释力强。F 值均显著，模型整体设定合理。上述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对高质量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赋能效应，假设 H1 成立。

3.4　稳健性检验

采用替换解释变量和调整样本周期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①替换解释变量法。利用就业一阶滞后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8。②调整样本周期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9。在两种方法下，新质生产力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都显著为正，总体上说明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 8　替换被解释变量(就业一阶滞后变量)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lag1_y (就业质量滞后项)	lag1_y (就业质量滞后项)
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	0.880*** (8.634)	0.527*** (4.491)
居民消费指数	0.007** (2.462)	0.009*** (3.117)
政府干预	1.653*** (3.934)	2.074*** (5.228)
产业结构高级化	0.113*** (6.399)	0.082*** (4.725)
技术创新	0.014*** (5.039)	
常数项	−0.847*** (−2.723)	−0.946*** (−3.288)
样本数	162	162
R^2	0.723	0.765
F	91.159	90.712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表 9　改变样本周期的回归结果

变量	2014—2018 年	2019—2023 年
	就业质量	就业质量
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	0.710*** (3.911)	0.208 (1.504)
居民消费指数	0.001 (0.134)	−0.007* (−1.850)
政府干预	1.332 (1.313)	0.104 (0.152)
产业结构高级化	0.160*** (5.977)	−0.054 (−1.312)
常数项	−0.174 (−0.243)	1.112** (2.456)
样本数	90	90
R^2	0.634	0.122
F	29.413	2.369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从表 8 列(1)和列(2)的结果可以看出,新质生产力对滞后 1 期的就业质量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其赋能作用具有持续性;在加入技术创新后,系数从 0.880 降至 0.527,表明技术创新是河南省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就业的作用机制显著。在列(2)中,对控制变量影响进行分析,居民消费系数为 0.009 并且显著水平为 1%,说明消费拉动效应在长期依然显著;政府干预系数为 2.074,显著水平也为 1%,表明政府作用在长期模型中更加凸显,说明政策效果具有持续性;产业结构高级化系数为 0.082,显著水平为 1%,显示出产业结构升级的长期就业促进效应稳健;技术创新系数为 0.014,显著水平为 1%,说明技术创新对就业质量具有独立且持续的提升作用。两个模型的 R^2 均超过 0.72,说明动态设定具有良好的解释力。样本数从 180 降至 162,是由于滞后项而导致首期观测损失,仍在可接受范围。

表 9 将全样本期划分为 2014—2018 年与 2019—2023 年两个子时期,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在 2014—2018 年系数为 0.710,t = 3.911。而在 2019—2023 年,系数降为 0.208,t 值也降为 1.504,表明新质生产力对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明显减弱,可能受到经济增速放缓、结构性转型阵痛等外部环境影响,也表明新质生产力的就业赋能效应并非恒定,而是受宏观环境制约。通过对居民消费指数、政府干预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这 3 个控制变量在两个不同时期的异质性分析可以看出,消费拉动作用减弱甚至转为负向,反映内需疲软或消费结构变化;政府作用在两阶段均不显著,可能政策工具或传导机制有待优化;前期产业结构升级显著促进就业,后期作用消失,可能面临“结构性失业”或转型阵痛。后期模型 R^2 仅为 0.122,说明传统变量对就业质量的解释力大幅下降。可能暗示 2019 年后就业质量的影响机制发生结构性变化,需引入新变量(如数字经济、外部冲击虚拟变量等)。

3.5　中介效应分析

表 10 显示,在以技术创新(TINV)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分析中,新质生产力的回归系数为 26.026,并且在 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这一结果强有力地表明,新质生产力的提升与技术创新

表 10　中介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技术创新	就业质量
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	26.026*** (9.607)	0.387*** (3.239)
居民消费指数	−0.093 (−1.112)	0.011*** (3.778)
政府干预	−28.976** (−2.554)	1.204*** (2.971)
产业结构高级化	2.052*** (4.454)	0.085*** (4.939)
技术创新		0.014*** (4.848)
常数项	7.197 (0.822)	−1.106*** (−3.598)
样本数	180	180
R^2	0.702	0.716
F	92.829	79.331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联，即新质生产力的增强能够为技术创新提供强大的驱动力。而列(2)是以高质量就业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技术创新(TINV)的回归系数达到 0.014，且在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这表明技术创新对于高质量就业具有极为明显且关键的促进作用。综上，说明新质生产力可以显著提升技术创新水平进而促进高质量就业，假设 H2 成立。

3.6　异质性分析

表 11 将河南省划分为 5 大地理区域进行分组回归，结果表明，豫西地区效应最强(1.001)，可能受益于后发优势与政策倾斜；豫北地区效应稳健(0.978，1%显著)，反映其产业基础与生产力提升的良好匹配；豫中地区效应相对较弱，可能由于就业质量基数较高，边际提升空间有限。通过数据分析，得出 3 个控制变量的区域差异化表现。居民消费指数仅在豫南(0.018)和豫中(0.014)显著，说明消费驱动就业的效应存在区域局限性，在内陆地区更为明显；政府干预所有区域均不显著，且豫东(−1.868)和豫南(−0.781)为负值；产业结构高级化在豫北(0.126)和豫中(0.104)作用显著；反映产业结构升级的就业效应在经济发达区域更为凸显。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1)新质生产力对高质量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赋能效应，这一结论通过稳健性分析后依然成立。

(2)新质生产力显著提升技术创新水平，通过技术创新进而促进高质量就业。

(3)研究同时确认了产业结构高级化、政府行为与居民消费的基础性影响。

(4)异质性结果分析表明，新质生产力的就业效应并非一成不变，其在时间维度上受宏观环境影响而衰减，在空间维度上则向豫西、豫北倾斜，河南省已形成以郑州市为核心的高值集聚区与周边低值片区并存的态势。

4.2　政策建议

(1)着力培育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就业奠定坚实基础。新质生产力以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代表着技术突破、要素创新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河南省可以通过在高新技术、数字经济等关键领域加强政策引导与资源倾斜，从而有效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升级。这一过程不仅催生新的产业链与价值链，也将直接带动就业结构优化，创造出更多知识密集、技能导向的高质量岗位。从而实现生产力进步与就业质量提升的良性互促与协同发展。

(2)强化技术创新的关键中介与传导作用，着力构建技术创新与人才供给的动态联动机制。河南省应系统增加研发经费投入，优化投入结构，并深入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搭建高效成果转化平台，以加速科技突破向现实生产力的跃迁。还要聚焦于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升，使人才供给结构与技术演进方向相匹配。

(3)系统构建政府、产业与消费的协同支撑体系。河南省通过精准施策引导就业流向与质量提升。在产业端，应持续推进高级化与智能化转型，培育新兴产业生态，创造更多高附加值、高技能的就业岗位，增强劳动力市场的适应性与弹性。还要

表 11　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豫东	豫西	豫南	豫北	豫中
	就业质量	就业质量	就业质量	就业质量	就业质量
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	0.977* (2.044)	1.001** (2.510)	0.749** (2.152)	0.978*** (3.896)	0.739*** (3.675)
居民消费指数	0.007 (0.888)	0.007 (0.514)	0.018* (2.021)	0.004 (0.701)	0.014** (2.263)
政府干预	−1.868 (−0.927)	3.131 (1.081)	−0.781 (−0.306)	0.848 (1.083)	0.510 (0.618)
产业结构高级化	0.100 (1.633)	0.049 (0.362)	0.075* (1.715)	0.126*** (4.010)	0.104*** (3.590)
常数项	−0.647 (−0.729)	−0.923 (−0.685)	−1.718* (−1.799)	−0.428 (−0.753)	−1.350** (−2.053)
地级市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数	30	20	30	60	40
R^2	0.646	0.724	0.674	0.710	0.760
F	10.510	9.186	11.899	30.564	25.278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通过消费促进政策有效释放内需潜力,以需求升级牵引供给优化,带动产业链延伸与就业扩容,构筑河南省高质量就业体系。

(4)实施区域差异化发展战略,促进就业质量均衡提升。由于河南省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就业赋能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在政策上应当因地制宜,实施分类指导。①对于豫西、豫北地区,发展技术密集型与就业带动能力强的特色产业集群,支持其建设成为示范区;②对于豫南、豫东地区,应立足当地资源和特色产业,补齐数字基础设施、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等短板,因地制宜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③发挥郑州、洛阳等核心城市的辐射效能,通过产业链协作、技术扩散、人才交流等方式,建立区域协同机制,带动周边地区发展,促进劳动力在优化配置中实现更高质量就业。

参考文献

[1] 卢江,李冰辉. 数字技术驱动下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机理、挑战与对策[J/OL].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8[2025-11-11]. https://link.cnki.net/urlid/61.1352.C.20250917.1335.004.

[2] 杨昊月,陈力. 新质生产力对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作用[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4(3):53-60.

[3] 贾卓强. 新质生产力助推高质量充分就业:理论逻辑、现实障碍与实践进路[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5(2):65-70.

[4] 李鑫. 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内涵、挑战与路径[J]. 人文杂志,2025(5):53-64.

[5] 刘风义,计佳成,刘子嘉. 高质量就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 经济纵横,2024(6):1-8.

[6] 朱晨,王泽凯,张抗私. 新质生产力何以赋能劳动者高质量就业?[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5,27(3):3-19.

[7] 褚希伟,王婧卜. 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充分就业[J]. 统计与决策,2025,41(17):17-22.

[8] 巫蓉.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劳动力高质量就业:基于新质生产力的中介作用[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46(7):117-127.

[9] 袁瑞雪. 新质生产力、经济双循环与劳动力高质量就业[J]. 统计与决策,2025,41(7):11-16.

[10] 邱海洋,康佳倩,陆宇轩,等. 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充分就业的耦合协调研究[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5(7):1-13.

[11] 江剑平,李祎,何召鹏. 中国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就业耦合协调度变化特征[J]. 经济地理,2025,45(2):144-152.

[12] 何苗,任保平. 中国数字经济与就业质量的协调发展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2023(1):6-20.

[13] 刘松林,王坦,戚琳琳. 基于客观组合赋权的就业质量测度与评价[J]. 统计与决策,2023,39(20):168-173.

[14] 石淑华,娄卓良,刘珈辰. 新质生产力对就业规模的影响研究[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5(4):1-14.

[15] 王子凤,张桂文. 新质生产力促进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机制与效应[J]. 华东经济管理,2025,39(6):46-57.

[16] 文传浩,李汶豫. “宽带中国”战略和低碳城市双试点政策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研究[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5(4):79-92.

Mechanisms and Pathways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ostering High-quality Employment in Henan Province

ZHANG Sujun, ZHAO Guodang

(School of Business, Xuchang University, Xuchang 461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Henan Province from 2014 to 2023, the impact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n high-quality employment are empirically investigated.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mpowering effect on high-quality employment. The conclusion remains robust after two methods for robustness testing are employed: replacing the explanatory variable and adjusting the sample perio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lays a key mediating role in this process. Furthermore, the employment promotion effec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xhibits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being more pronounced during the period from 2014 to 2018 and in the western and northern regions of Henan.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including systematically cultivating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trengthen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nergistically leveraging the supportive roles of govern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consumption, and implementing regionally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igh-quality employment; entropy weight method; mediating effect; fixed-effects model